

佛世三國無別。其門者，第一論摩訶迦葉與阿難尊者。一論其眼藏。其  
是矣。其門者，第一論摩訶迦葉與阿難尊者。一論其眼藏。其



## 談摩訶迦葉與阿難尊者的因緣關係

佛陀住世的時候，是有意要叫阿難接迦葉的法位的。摩訶迦葉與阿難尊者，也能體會佛意，二人也互相砥厲。

一、摩訶迦葉在比丘尼家中作獅子吼：

當時，摩訶迦葉尊者與阿難尊者，同住在耆闍崛山。佛陀則住在王舍城的迦蘭陀竹園。有一天，尊者阿難走到摩訶迦葉尊者的處所，對迦葉尊者說：

「我們現在可以一道出耆闍崛山，入舍衛大城去乞食了。」

摩訶迦葉尊者沒有說什麼話，就站起身來要與阿難尊者一道去舍衛城乞食。二人穿好了衣服，手內拿着飯鉢，正將進城時，尊者阿難對摩訶迦葉尊者說：

「時間還很早，我們二人暫由比丘尼住的精舍經過好嗎？」

阿難尊者說：

那時候，比丘尼大眾遠遠地看到二位尊者由遠而來，就很快地敷設床座，請二位尊者坐定以後，各比丘尼就向二位尊者行禮足之禮。行禮以後，大家坐在一邊。摩訶迦葉尊者就為比丘尼們說法，可是有位叫做「偷羅難陀」的比丘尼，對迦葉尊者的說法，非常不歡喜，並且口出惡言：

為什麼阿梨·摩訶迦葉，要在阿梨阿難鞞提訶牟尼前為比丘尼說法呢？這好比是販針的小兒，在製造針的廠家前賣針一樣的不自量力，阿梨摩訶迦葉就是這樣的人。」

那時，摩訶迦葉尊者聽到「偷羅難陀」比丘尼對自己的說法，心裏很不高興，而且口出惡言。迦葉尊者就對阿難說：

「你有聽到偷羅難陀比丘尼心內不喜悅而且口出惡言了嗎。照她這麼說來，我是一個賣針的小兒，而你是製造針的大師。」

智 銘

父了。而我却在你的面前賣針哩！」

阿難告訴摩訶迦葉：

「暫時忍耐一下，那是位愚癡的老嫗，智慧薄少，不會有什麼修養。不要與她計較。」

「阿難！你豈不是曾經聽世尊在大眾中說『月譬經』，教誡、教授，要比丘們當如月譬住，常如新學。佛是否曾如是為說：『唯有阿難能夠如月譬住、常如新學嗎？』」

「哦？不，沒有聽佛如此說過。」

「阿難！那麼你會聽世尊這麼說：『比丘們應當如月譬住，常如新學，這只有摩訶迦葉能。』嗎？」

阿難答道：

「是的，我曾聽佛陀這麼說過的。」

摩訶迦葉尊者再追問阿難：

「那麼，你曾經在世尊之處，當那無量無數的比丘眾人面前，佛會請你去與世尊共坐過嗎？又世尊有沒有當着大眾之前稱讚過你已離欲、惡不善法，乃至漏盡通呢？」

阿難說：

「從來沒有這麼回事兒。」

「對了，阿難！世尊於無量大眾之中，口內只會這麼說過：『善來摩訶迦葉！請你來坐我的半座。』又在大眾之中，以他自己的廣大功德、離欲不善法、乃至漏盡，稱讚過我摩訶迦葉嗎？」

阿難說：

「是的，摩訶迦葉尊者！」

以上這個故事，是摩訶迦葉尊者用比較的方法、以側面的方式，來對那口出惡言的「偷羅難陀」比丘尼說法，當然也是面對諸比丘尼作了一次獅子吼。

## 二、摩訶迦葉對阿難的責備。

佛陀入滅後不久，摩訶迦葉尊者與阿難尊者二人住在王舍城的耆闍崛山中，那時正值饑荒，乞食不容易的時候。與阿難尊者同住在一起的還有許多位少年比丘。那些少年比丘不能善攝諸根，雖值飢荒之時，仍然食不知量。更不能於初夜、後夜精勤禪思。而却一味地樂着睡眠，同時又喜歡求取世間利益。是一羣缺乏修持的少年比丘。

阿難尊者却帶着少年比丘們遊行各地，到了南天竺地方。竟然有三十個年少的弟子捨戒還俗了。那時阿難尊者在南山國土中遊行，看看自己帶出來的徒眾如此的少，就不繼續遊行了，回到了王舍城的耆闍崛山中。

阿難尊者舉衣鉢，洗完足，就到摩訶迦葉尊者處，禮拜以後退坐一面。摩訶迦葉尊者問阿難尊者說：

「你從什麼地方回來，為什麼徒眾這樣少？」

阿難答說：

「從南山國土中來，我們在那裏遊行的時候，年少的比丘，有三十人捨戒還俗了，所以徒眾大大地減少了。現在剩下來的多是一些童子。」

摩訶迦葉尊者聽了，對阿難尊者說：

「你知不知道如來曾經規定：只許三人以上制羣食戒。這戒有那些福利呢？」

阿難答說：

「有二種福利：其一是貧小之家，不能有多人共食。其二是多諸惡人以爲伴黨，而破壞僧團，所以不能令惡人在僧團中住，雖有衆多之名，却映障了大衆，將僧團分爲二部而相互嫌厭、鬥諍。」

迦葉尊者說：

「你明知道這個道理，爲什麼要在這饑荒之時，帶衆多的年少弟子去南山國遊行呢？以致使三十人捨戒還俗，使徒衆大地減少，剩下來的多是些童子。你的徒衆這多減少，你真是一個童子。」

「這怎麼說呢？摩訶迦葉尊者。我的頭髮已成了黑白二色了，怎麼還以童子稱呼我呢？」阿難尊者提出異議。「你在這饑荒之世，帶那麼多年少弟子到人間去遊行，以致使三十弟子捨戒還俗，其餘的都是些童子，徒衆消滅，你不知籌量，而說那些人本來很壞，你阿難的徒衆極壞，阿難！你豈不是童子是什麼？」迦葉尊者老老實實地教訓了阿難尊者一頓。

這件事，傳到了低舍比丘尼耳內，聽說摩訶迦葉以「童子」來責備阿難尊者，心裏非常不歡喜。就以惡言批評摩訶迦葉：

「那位阿梨摩訶迦葉本來是個外道的門衆而已，竟然以「童子」來稱呼阿梨阿難毘提訶牟尼，使這「童子」之名流行開來。對阿難尊者是一大侮辱。」

摩訶迦葉以天耳聽到了低舍比丘尼心不歡喜而口出的惡言。聽了以後就跟阿難尊者說：

「你看看，我因爲以「童子」責備了你，那位低舍比丘尼不

高興，因而口出惡言，說我是個外道哩！」

阿難說：

「且不要說下去了，請摩訶迦葉尊者忍耐一些，這是一個愚癡的老嫗，她無自性智，以致口不擇言。」

摩訶迦葉告訴阿難說：

「我自出家以來，都不知道有別的師父，只認如來等正覺一人是我的師父。我未出家的時候，常念生、老、病、死；憂、悲、惱、苦。因爲知道在家會荒蕪道業而又多諸煩惱，所以我出家了，雖很空閒，但不能以俗人視我的。因爲我處於非家，一向鮮潔。盡其形壽，純一滿淨，梵行清白。」

當我剃除鬚髮的時候，就穿上袈裟，正信非家出家學道，當時我有價值百千金的衣服，一段一段地割截成僧伽梨，就好像世間阿羅漢所行者一樣。

我出家以後，在王舍城那羅聚落中間多子塔的地方遇到了世尊，他正身端坐，相好奇特，諸根寂靜，猶如金山。我當時見了以後就這麼想：「這是我師，這是世尊，這是羅漢，這是等正覺。」於是，我一心合掌敬禮。並稟告佛陀說：「你是我的大師，我是你弟子。」

佛陀聽了說：

「如是！迦葉！我是你師，你是弟子。迦葉！你今天能成就這麼真實的淨心，很是難得。」

有些被人恭敬的人，不知言知，不見言見；實非羅漢而言羅漢；非等正覺，言等正覺者，這些說妄語的人，應當自然遭受身碎七分的因果報應之苦。

我現在知所以言知，見所以言見；真阿羅漢所以言是阿羅漢；真等正覺，所以言是等正覺。

迦葉！我現在有這個因緣，爲你這聲聞說法，並不是沒有因緣的。是有依非無依；是有神力非無神力的。所以，迦葉！若欲聞法，應如是學；若欲聞法，以義饒益，當一其心，恭敬尊重，專心側聽，而作是念：「我當正觀五陰生滅，六觸入處，集、起、滅、沒。於四念處，正念樂住，修七覺分、八解脫。身作證，常念其身，未嘗斷絕，離無慚愧。」

我於大師所及大德梵行，常住慚愧，而努力學習。在那時候，世尊爲我說法，示教照喜，示教照喜了以後，佛從座起去，我也跟着他去。曾經在那住處，我便以百千金價值之衣，割截成僧伽梨，以四攝爲座。

那時候，世尊知道我至心處處下道，我即敷衣以爲坐具，請佛陀就坐。世尊也即坐了下來，並以他的手撫摸着割截的坐衣而稱歎地說：

「迦葉！這衣很是輕細；這衣很是柔軟。」

我當時稟告佛陀說：

「是的，世尊！這衣輕細，這衣也很柔軟，但願世尊受我所供之衣。」

佛陀當時告訴我：

「迦葉！你應當接受我施給你的糞掃衣，我才受你的僧伽梨。」

佛陀就將糞掃衣授給了我，那是件百衲衣，然後我將僧伽梨衣敬奉給了佛陀。

由於佛陀對我漸漸地教授，我在八日之中，由學法而後又受於乞食。至第九日，我就修到了無學的境界了。

阿難！若有人認真的問：「誰是世尊法子？誰從佛口出生、從法化生，然後付以法財、諸禪解脫、三昧正受？如果要答覆這些問題的話，那就是我呢？還是有別的正說呢？譬如轉輪聖王，將第一長子，予以灌頂，使他住於王位，受王應

受的五欲，不需勞苦，自然而得。我也正是如此。我是佛的法子，是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，得法餘財，法禪解脫，三昧正受，不勞苦方便，自然而得。

又譬如轉輪聖王有七八肘之高的寶象，這麼大的象，能以一片多羅樹葉將大象蓋蔽起來的，只有我能成就。因爲我以六神通智就可以將大象蓋蔽起來，假若有人對於神通境界，以他的智慧去悟證而有疑惑的話，我都能爲他們受記而分別解說，令他們得以決釋疑惑。」

摩訶迦葉的這一大段話，一方面是在駁正低舍比丘尼所口出的惡言，同時也是向阿難說明他自己與佛陀相遇的一段法緣關係，以及他對佛陀如何恭敬供養，又佛陀對他是如何的教化。最後說明他自己所證的「無學」境界以及所成就的六神通。

摩訶迦葉爲什麼要向阿難這麼詳細的說明呢？因爲佛陀成道之日，阿難才出生，所以摩訶迦葉與佛陀的法緣關係，阿難並不明瞭，所以藉這機會向阿難說明明白。又佛陀曾囑咐摩訶迦葉，將來要使「阿難副貳傳化」，所以也將自己得自於佛陀的教法，傳授給阿難。這就是由低舍比丘尼的那幾句惡言造成的因緣，而後才有這麼嚴正的傳法的法語。

阿難尊者聽了摩訶迦葉尊者的這一大段談話，就告訴迦葉尊者說：

「尊者所說如轉輪聖王有七八肘之高的象，能以一片多羅樹葉予以蓋蔽起來這件事，依你修得的六神通智，是可以做到的。假若有人在神通境界作證智，乃至漏盡作證智而有疑惑的話，尊者也能爲他們記說而令他們決定，我在長夜之中，都是敬信、尊重你尊者的，因爲你有如是大德神力。」

摩訶迦葉尊者與阿難尊者的這段對話，足以說明他們二人間的法緣關係是多麼的密切。因此，禪籍中記說阿難接摩訶迦葉尊者的法而成爲二祖，由這一段經文可以得到印證，應該是很真實的。